

新闻背景

榆林成为“中国科威特”：
小县城亿万富豪
不下7000人

高和投资与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政策研究中心近日发布的《中国民间资本投资调研报告》称,保守估计,鄂尔多斯拥有资产过亿的富豪不下7000人,榆林的亿万富豪则不在鄂尔多斯之下。榆林下属的两个全国百强县神木与府谷人口合计71万,据保守估计,其中,神木县资产过亿元的富豪可达2000人,府谷县亦与此水平相当。自上世纪80年代中期,号称世界八大煤田之一的神府煤田被发现并大规模开发,2010年神木已成全国排名第44位的百强县,府谷排名第91位。榆林因此也被称为中国的科威特。

榆林经济开发区的“地标”榆林人民大厦主楼上的“皇冠”,象征着塞上古城榆林像一颗璀璨的明珠冉冉升起。



榆林 财富的躁动

文/片 本报记者 鲁超国



每平方公里的土地拥有10亿元的地下财富,矿产资源潜在价值超过46万亿元,占全国1/3。每平方米土地下平均蕴藏着6吨煤、140立方米天然气、40吨盐、115公斤油。

这就是榆林。当煤炭变成能让人暴富的“黑金”,当一个个亿万富翁相继诞生,当财富以一种非常规速度聚集时,这个原本属于贫困地区的所有变化便不可能再循规蹈矩。记者奔赴这个“中国的科威特”,观察财富的流动下,这个地区的社会生态。

谁能想到会有这一天?

初来乍到的人走在榆林市中心世纪广场附近,曾经最繁华的二街或者三街上,总觉得和想象中的榆林相差甚远。

在这里,低矮破旧的楼房让人找不到一点现代化气息。

“想当年,我母亲干个体跑客运,还是有些家底的,那时,高乃则还在卖豆腐呢。那时候,谁能想到开煤矿能挣这么多钱呢!”26岁的张莉坐在办公室里,叹了口气。

张莉家在榆林市府谷县,现在榆林市一家事业单位上班。她口中的高乃则,在榆林家喻户晓。早年,高乃则在府谷县二道街卖豆腐,后来攒钱买了一台推土机,1995年,又用所有积蓄买下一座煤矿。

那时煤炭市场还处于低谷,当地许多矿主纷纷将手里的煤矿脱手。直到2000年,一些煤矿仍以几十万的价格频频易主,连小学文凭都没有的高乃则连续出手,现在已

经拥有12座煤矿的控股权,号称“榆林首富”。2010年胡润慈善榜中,高乃则以五年内捐赠2亿9000万排在榜单第15位。

“谁会想到能有这一天呢?”张莉有点抱怨父母的保守,“当时,好多人都在买煤矿,没有钱,借钱也买。连高乃则都说,那些发了财的,没有一个是胆小的。”

煤贩子申晓东抓住了机会,之前她在煤炭运输公司做煤炭行业数据分析工作,这些数据通常被卖给煤老板们。2008年,她干脆自己做煤炭生意了,“一年挣个几百万吧”,申晓东坦言,除了煤老板,贩煤应该算是最挣钱的了。

张莉的办公室紧挨着世纪广场,这是城区最繁华的地方,“以前,很多有钱人都在这里买房”,在世纪广场附近,住在这里的居民还保持着以前的生活,只不过已经失去了“有钱人”的头衔,有个几百万的家底,在榆林已经算不上什么了。

“现在,有钱人大都搬到开发

区那边去了。”张莉说,连榆林市委也搬到了开发区。

榆林人民大厦是开发区的地标,榆林市最大的一家五星级大酒店。大厦主楼高118.8米,顶部是一个皇冠造型,皇冠中心,一颗硕大的晶体钻石和一根避雷针直插蓝天,象征着塞上古城榆林像一颗璀璨的明珠冉冉升起。

开发区已经显示了它的蓬勃,但陕西日报今年5月30日发表的一篇《榆林城市建设何时迈开大步》的文章还是认为,与鄂尔多斯相比,榆林的城建步子迈得还比较小。

该报道称,2010年榆林市财政收入达400亿元,GDP增速连续9年在陕西省排名第一,但财政收入2/3多上交省里后,榆林市地方收入仅为125.5亿元。而榆林市各类项目较多,摊子大,算下来,每年投入市政建设的资金并不是很多。

北京的车商来晚了

6月6日,端午。

榆林市神木县东兴街,车来车往。

路边小饭店里,几个农民工模样的人敲着怀,摇着骰子喝着酒,脖子上戴着金链子,抽着中华烟。

“别瞧不起他们,他们都很有钱。他们开着宝马,有人还不习惯在车里把烟灰弹在烟缸里,而是直接弹在地上……”北京人刘建业操着京腔说。

北京亚运村中通信达汽车销售公司在神木县城刚开了一家分公司,刘建业是这家公司的经理。公司代售的车辆大都是路虎和兰德酷路泽,售价都在60万以上。

“如果能早来三年,至少能多挣3000万。现在,生意不好做喽。”不过,刘建业还是感叹,“没想到,一个小县城,消费能力这么强。”

“在这个小县城,站在马路上,不超过1分钟,会有一辆超过百万的豪车从你面前驶过,路虎比较多,你还能看到劳斯莱斯,法拉利,兰博基尼的身影,甚至过千万的豪车都不稀罕,开一辆奥迪A6都显得有点土气了。”开业一个月后,刘建业才逐渐习惯神木人的豪爽。

这里的人买车,六七十万的车,看上了,掏出现金开上就走。不像北京人,挑挑拣拣的。越是这么说,刘建业越是感叹,公司错过了在神木做生意的黄金时间。现在,县城里卖好车的太多了,第一桶金早让别人赚走了,他来得太晚了。

而在神木县惠民街,街道两旁几乎全是装修一新的宾馆,洗浴中心,足浴中心和商务会所,一家名为“东庭公馆”的KTV刚刚开业。到了晚上,整条道路霓虹闪烁。

车行,汽车装具店,洗浴中心,这些都是这个县城近几年的新兴产业,娱乐产业,而神木县城老街钟楼巷,基本上保留了这个县城的市井风貌。

钟楼巷里的钟楼上挂着一个条幅:“旧城改造坚持造福于民”。街道两旁,很多小摊小贩。一辆丰田越野一边行驶一边按喇叭,引起路人不满,有人在骂:“土财主,有什么了不起?!”

75岁的王进宝正坐在钟楼巷一处台阶上歇脚,王进宝是县里一名环卫工人,月工资960元,和工友合租了一个小平房,租金一年一个价,现在已经涨到4800元了,“两人平分,一个月房租加水电费就二三百,再买饭吃,一个月剩不下几个钱了”,房东明年可能还要涨房租,王进宝已经打算回家,不干了。

中午了,一个在钟楼巷卖樱桃的农村妇女从篮子里掏出自带的饭,蹲在路边吃了起来,“以前一碗面只有一两块钱,现在没有低于5块的。”她卖的樱桃40元一斤,这样的樱桃,在济南价格一般在十多元,在神木,西红柿、豆角之类的蔬菜都是5元/斤。

“这里的消费水平比省会西安高多了。”张莉在事业单位上班,月薪5000元左右,这个收入水平,在当地事业单位已经算不错的了。单

位附近有一个凉皮店,两年前还是1元/份的凉皮,现在已经涨到5元/份,而且分量小。喜欢吃凉皮的张莉甚至戒掉了这个爱好,“也不能说吃不起,是觉得不值”。

榆林市政府科级干部孙伟今年45岁,一直在机关单位干,前几年从基层调上来,身为一局之长的他月薪2600元,这让他时常感到手紧,“就说随份子吧,现在200元都拿不出手啦,一般都500,一年下来差不多将近1万。”

“有了对比,就容易让人浮躁。”张莉说,她的不少同事甚至去买彩票,幻想着能突然暴富。

受益者,受损者

榆林经济开发区,几乎是在荒漠上崛起的一座新城。

“以前这里几乎就是一片荒地,种庄稼也不长,没想到会有这一天。”在榆林待了10多年的赵玉兰感叹,“这里的农民都发了,听说征用他们的地,一人补偿100万。”

“无论上年纪的还是刚出生的,一律100万元,所以很多人抢着嫁过来,而这里的女人即便嫁出去,也不愿把户口迁走。”赵玉兰觉得,除了煤老板,榆林最大的财富受益者,就是这些郊区被征地村民了,“这里的房价,已经七八千一平方米了”。

榆林的房价,从2005年至今,六年涨了10倍。

孙伟还清楚地记得,2005年3月15日他去一个楼盘看房,800元/平方米;第二天去看,1000元/平方米;到了第三天,1350元/平方米。“开玩笑吗?”他觉得当时楼市很不正常,并且坚定地认为价格一定会跌。

但房价一直在涨,直到2008年金融危机,不少炒房人开始恐慌,孙伟瞅准机会,以2700元/平方米的价格在开发区买了一套房子。

那时候,开发区还仅仅是个概念。“旧城改造坚持造福于民”就批准设立,但一直发展缓慢。即使到了2005年,榆林市区房子开始上涨时,开发区还是一片荒漠。那时,开发商还开着宣传车到各县推销开发区的期房,却没人买。

然而,一切都在人们不经意间发生改变。2009年,国际金融风暴正盛之时,榆林经济开发区却实现财政总收入7亿元。

孙伟庆幸的是,买了开发区这套房子之后,他小区的房价每个月以1000元/平方米的速度增长,连涨了三个月。

“那时候开发区还在启动阶段,现在来看算是买对了,我那套房子,现在一平方米涨到8000元了。”不然,他觉得自己真的一辈子也买不起房子了。

“这可苦了我们工薪阶层了,有钱人将房价和物价抬高了,而我们又必须被动承受。”张莉近日也在装修房子,“如果不靠父母资助,自己买房是不可能的。”

(应受访者要求,本文部分人名为化名)

纵深

煤老板们 更大的慈善 是什么?

本报记者 鲁超国

在陕北榆林生态产业科技园主任张振中看来,至今,榆林的资源开发和财富聚集还处于一种畸形状态。

“榆林是一个生态脆弱带,资源的过度开发,会对环境造成污染,地面塌陷。”张振中是榆林市唯一一位中国生态学会会员。

“现在,有一个煤矿快挖到水库下面了。”张振中认为,煤老板们仍然在追求利益最大化,当地开采煤炭的数量一年比一年大,2008年突破了亿吨。

“地埋的煤炭、天然气,是国家资源,但现在并没有实现利益最大化。”张振中认为,至少应该让更多的当地老百姓享受到财富成果,而现在的状况是,榆林的贫富差距在拉大。

“我们不应该为子孙后代留下一个千疮百孔的烂摊子。”张振中认为,煤老板应该将更多的资金投入当地的生态建设上,实现当地的可持续发展,才是更大的慈善。

“其实,大部分煤老板还是挺淳朴的,经常拿出钱来做慈善。”张莉说。据说高乃则坐飞机从来都不坐头等舱,认为多花1000块不值。

今年3月,神木县设立的“三大慈善公益金”启动仪式在体育馆举行,众多煤老板慷慨解囊,当晚共捐资38.18亿元,这已经超过了这个公益金5年的募善计划。

据报道,按照最初设计,募款对象仅限于涉煤企业。神木多名官员解释,煤炭企业和煤老板

的财富积累源于本地资源,这些资源属于当代人,也属于子孙,“他们成为捐款主体,正能体现回报社会的理念。”

神木县政府预计在“十二五”期间,每年募集6亿元左右该类公益金,资金来源于政府投资和民间募集两条管道,政府与民间出资比例为1:1,“三大慈善公益金”将用于未来“医疗卫生、文化教育、社会保障”开支。

而2010年,高乃则、刘彪、党忠等人一年来为府谷四大民生工程、大病救助基金和教育基金捐款近7亿元。

而早在2008年,神木实行的全民免费医疗,轰动全国,在一片赞扬和质疑声中,推行至今。

同年,府谷县在全省率先推

行老年人基础养老金补贴制度,对全县城乡60岁以上的老年人给予每月100元养老金补贴。

2011年2月,在府谷县两会上传出消息,将在全省率先推行15年免费教育,即从幼儿园到高中,府谷所有学生的学费都将由政府掏钱。

在神木主政者设想中,仅靠开发不可再生资源,财政高速增长难以以为继。神木县政府欲在财政以外,以慈善公益金为名,再创一套公共资金收支体系,试图破解“建设—发展—萎缩—报废”的资源型城市宿命。

然而,在政府强力募资引发争议以后,公益金的合法性及使用管理亦面临政策和法律双重风险。